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一十六

宰輔部

正直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周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其二直
之謂也蓋有為天子之宰居駸假之任庶民具瞻群司承式而
能勸骨鯁之操茂羔羊之德臨大節而不奪履中道而無貳危
言抗論進無圖從守法持正事無過舉靡徇人主之欲而求容
悅罔阿貴近之意以文憲度乃至指佞邪於公朝拒請托於私
室孤立特行無所畏憚積毀群吠莫之動撓廷議表介石之節
版蕩彰勁草之志流風嘉話溢於前聞斯固神明之介福後來
之聳慕者也

周仲山甫佐宣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畏強禦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以帝入奏事燕謂帝宴時安閑之居也

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還謂却退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

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帝以留侯策即

止而昌廷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以口吃故每重言期

期帝欣然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正寢西室皆曰箱言見之東以箱篋之并

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微無也

王陵惠帝末為左丞相高后欲立諸吕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

刑白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

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

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吕無所不可太后言罷朝陵讓平

勃曰始與高帝啜血盟諸君不在邪啜小今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西拆

廷爭臣不如君廷爭謂當朝全社稷定刘氏後君亦不如臣陵

無以應之於是吕太后欲廢陵乃陽廷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

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惟反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

常宴飲通家其寵如是嘉入朝而通居帝旁有怠慢之禮嘉奏

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不肅肅敬也帝曰君勿言吾私之言欲私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

戒教之

通詣丞相府檄示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人言帝帝曰汝第往

也第旦吾今使人召若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

嘉坐自如如故也其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

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嘉語其史也通頓首首盡

出血不鮮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

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

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

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史及景武先帝不侯南皮竇彭

祖大長君之子章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

武大后母弟廣國人生各以時行耳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其

子彭祖顧得侯顧及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

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王如約天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沮者止讓

之意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功臣表云帝欲侯之以勸

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相

卜式武帝元鼎中伐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

鹹鉄而舩有筭可罷帝由是不悅式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常

畧同年及賞嗣倭佩而綬帝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

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
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侯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以望之為前將軍與大司馬車
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受遺詔輔政領尚書太子襲尊號
是為元帝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

書令弘恭石顯又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
論議常持獨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恭顯不能
持正故諫

論大事見詘
於天子也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

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遺古不近刑人儀禮曰刑二人
在居側也白

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忤猶相
違逆也元帝初即位謙讓重

改作重難也未欲
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

何武成帝時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畧
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

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希望也天
子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

后丹劾奏免懷邪誤朝不道初即位謙讓從丹言上

王嘉為丞相時侍中董賢愛幸於哀帝欲侯之帝心殫嘉乃先

使皇后父孔鄉侯傳宴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

夫賈延上封事諫帝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高安侯後日

食嘉復奏封事言陛下初即位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共皇哀帝
之父即定

陶恭王也比比猶
頻心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為用度不足惟思以義割恩輒且

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弟開門

鄉鄉讀曰向北闕引王渠灌園池

王渠官渠也又曰使者在城東覆央門外使者護作賞賜

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長安有厨官道中過

者皆飲食人皆得飲食為賢治噐噐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

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子太宜深覽前世

以節賢寵於是帝浸不說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

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嶽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

寃獄有飾詞假飾之詞非其實也奏欲傳之長安傳謂移更下公卿覆治

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宗伯天子以為相等幸雲

踰冬無討賊疾惡主仇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日大

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还益董

賢户事帝乃發怒詔假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嘉下獄嘆曰幸

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

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

倭邪乱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不食歐血而死後帝

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

夫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建武二年為大司空帝嘗問弘通博之

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

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

薦舉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

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乱雅

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雅將今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

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恠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嘗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微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侯霸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趙憙為大尉中元末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劍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

朝晡入臨齋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袁安章帝章和元年為司徒及和帝即位竇憲北擊匈奴憲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常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駟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者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三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司隸鄭勅河南尹蔡嵩

請免官案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尽樹其親鄙賓客於名都

大郡

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皆賦歛吏人高丹等皆賓客前書曰十二万户為大都也

皆賦歛吏人

更相賂遺其餘州縣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職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

亦未有害之任隗為司空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懼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鄭弘為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穢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治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勅妻子褐中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陳寵永元十六年為司空大尉張禹司徒徐防共奏追對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階寵不從階心不平之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鄙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卽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卽獨解尚減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誕咎朝廷以此稱之

楊震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案帝舅大鴻臚耿宝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不從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宝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

於震、又不從王龔為大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視正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俱各使賓客誣奏龔順帝命幽自實也亟急前椽李固奏記大將軍梁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楊秉為大尉桓帝南巡園林時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人私秉聞之下書責讓

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又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

州刺史累有減罪雷一州秉劾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遂自

殺秉奏參取受罪減累億佯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充之

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捶殺一人臣之入臣之勢行傑之態傷和逆礼痛天地宜當糾時以謝一

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珎玩不可勝絕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

瑗曰臣按國旧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

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奉以報私惠有忤

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

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攘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

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而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

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垂戒蓋鄭詹來而國亂

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斥殺畀豺虎若

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謂椽厲曰

公府外賤耳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

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恃鄧通懈

慢申屠嘉召通誥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賤無所

所不統尚書不能誥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尽忠規諫多見納用

周景為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桓喬為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听又冀屬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減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帝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嘆息朝野瞻望焉

黃瓊為司空桓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湖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

稱異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

獨建議曰異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喬亦加封賞昔

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

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

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

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之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

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

善人而為異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梁冀既

誅瓊復拜太尉瓊首居公位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徒者十

餘人海內因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內不

能正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惟徐璜等

李固為太尉種嵩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啣怒於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鄙數百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意實由縣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若致此不祥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嵩承以首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

陳蕃以桓帝延熹八年為太尉九年司隸校尉李膺遭鄙事考實膺案經三府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吝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及竇太后臨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共參政事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結交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天危言極意則群凶反目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王甫鄭璠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

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於是蕃武共定策中官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显近者李社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显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乱太后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物財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二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曰誅曹節等大后猶豫未忍故事又不廢會八月太白出西方痛以書勸令速斷大計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對祐為河南尹虞祈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後永奏冰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等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祈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刘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朱瑀由是曹節聞之矯詔誅武蕃等何進為大將軍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時灵帝中平末何太后臨朝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

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

與常樂太后專通奸利將軍宜更請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害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勲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狹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寵紀何顥荀攸等與同心腹袁滂灵帝時為司徒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楊彪以灵帝中平六年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祖居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恐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居命更

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公明建立聖主光陰漢祚無故損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沸糜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並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大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容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日可禁故當迂以圖之比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獻帝興平元年復為

大尉及李催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郭汜享公
卿議欲攻催彪曰群臣共闔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
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郭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建安四
年復拜大常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大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
彪備三公遭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老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
遂固辭

黃琬為大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
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定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
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
惧卓暴怒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難而前崔杼弑君
於齊晏嬰不惧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
其名德舊族不敢害

趙溫為司徒錄尚書事李催與郭汜相攻催虜掠禁省劫乘輿
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催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
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催書曰公前托為董公報仇然是屠陷
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
隙以成千鈞之仇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
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
滅其頃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万乘下全人民豈不
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
獲免

魏董昭明帝太和中為司徒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制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鄙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摘毀壞風俗侵欲茲甚切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孝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事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鄙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譽為罰戮用名譽為爵貴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疊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之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治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好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非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蔣濟齊王初為太尉是時曹爽專政下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禹佐治戒在北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後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乏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網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又司馬宣王收曹爽兄弟皆誅之濟曰曹真之不可以不祀臣若等曰曹真帝不聽爽之父也

衛臻為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初太祖又不立太子而方奇

貴臨苗侯臨苗侯植也丁儀為之羽翼勸臻以大義拒之及文

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臣欽等若曰植臻

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

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踐祚以來敏為虎賁中郎將亮住漢中

請敏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耿亮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

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貴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

是敏年老狂勃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始為來敏亂群先

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礼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

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閣於知人遂復擢為

將軍祭酒遠議者之審見有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倖

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吳顧雍大帝時為丞相平尚書事於公朝有所陳及詢色雖順

而所執者正帝當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

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

默然不言

陸凱為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陸凱任事面責定曰

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奪為

奸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

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

不飾忠懇內發

晉王祥在魏為太尉陳留王咸熙元年司馬文王既進爵為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司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凱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衛瓘武帝時為司空領太子少傅時惠帝在東宮朝臣咸謂太子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晏陵雲臺瓘托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其

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瓘男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權以為宣若離昏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漸惧告老遜位乃下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帝詔許後帝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亡

王道為司空加守尚書令時元帝愛琅邪王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於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臣欽若等曰不宜改易

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帝舅庾亮字元規以望重地逼出鎮江州亮雖外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向者多歸心導內不能平當遇西風塵起奔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後魏古弼大武時為尚書令參政事時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
度民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之人欲陳奏遇大武與給
事中刘樹棊忘不聽事弼侍坐良多不獲申聞乃起於大武前
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是尔之
罪大武失色收棊曰不聽奏事是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
以聞大武竒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正百姓弼曰為臣而逞其
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大武遣
使者召之

源賀為大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
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
嘗昭穆有乚脫萬世之後必有逆享之機深願思任城之言獻
文從之

高陽王雍孝明初為太傅侍中領太尉詔雍入居太極西栢臺
謔決大政時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出之忠怒矯詔
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
之行一由門下而出臣出而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襟視之自
慘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居師傅宜
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飭自在限以內外朝
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不豫出入栢堂戶位
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
進黜迂官授職多不經旬斥賢逐良專納心腹威震百僚執顧
朝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為雍州刺史鎮撫閑右在心未行反為

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澤臣之罪三也先帝昇遐諸宮慕絕斯
乃君父之常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意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
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近陛下於東宮臣下之常事如其
不尔更欲何為而忠意氣陵雲坐要封爵尔曰柳之交恐為禍
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
懾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
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
居宰執又摠禁旅為崇尉身兼內外廣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
者重罪必命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卞有
一年細人犯刑猶寬限墨朝廷貴士不戮一人今陛下踐祚年
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不
知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唯恕之罪顯露非
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乞私門伏聽司
敗大感忠保護之勛不問其罪

北海王祥宣武為司徒公錄尚書時御史中尉琛與黃門郎李
憑以朋黨被召尚書英邪蚩窮其附阿之狀琛曾拜官親賓悉
集蚩乃晚至琛謂蚩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以戲言蚩變
色啣忿及此大相推劣祥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
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
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洞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
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自居直法糾
摘是司風邪嚮黷猶宜劾糾况趙脩奢暴声著内外侵公害私

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為朋黨內外
影響致其談奢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
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朝之官入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
李憑相為表裏憑先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知禪奏生則
附其形執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
百司有為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黜貶謹依律科徒請
以取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
論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謂交遊之道不依常度或晨昏
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兒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
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勵忠槩請
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

十餘人

北齊庫秋干文宣天保中為大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
親地見侍自預勤王常摠大眾威望之重為諸侯最而性嚴猛
魯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于正色責之孝友
大慚時人稱善

蘇威為納言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
引威於帳中惧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耶威曰麓
踈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侵成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
微欲諷帝意竟不悟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一十七

宰輔部

正直第二

唐魏徵為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六年太宗臨朝有誠惧之言
中書令溫彥博進曰伏願陛下為政若貞觀之初則無憂不太
平矣太宗曰朕其怠乎徵進曰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政從諫
如流每因一事觸類而為善志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
多諫者頗忤以此為異耳太宗拊掌歡笑曰良有是夫

長孫無忌為太尉高宗將立昭儀武氏為皇后無忌屢言不可
帝乃密遣使賜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
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

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為皇后卿等以為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為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啣之

郝處俊為中書令高宗欲下詔令太后攝知國政宰相議之處俊曰臣問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道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生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譎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

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事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為申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由是遂止

李義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高宗每有顧問言多切直

劉仁軌則天初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氏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誠復辭衰疾恠望既衰迴遑失據又云呂后見唾於後代祿產遺禍於漢朝引諭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惘然靜而思之是

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况公先朝舊德遐迩具瞻願以
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

岑長倩則天時為文昌右相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加福與王慶
之等表請立魏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
更立承嗣乃與納言歐陽通秦請初青尚書者告示令散由是
大忤諸武意被斥令西征吐蕃

李昭德為內史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
輕簿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
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於殺慶之餘
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已為天子
而為姑立庙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天也皇嗣是陛下

子也陛下正合得天子孫為萬代計况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
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
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著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
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亦詣闕輒進諸宰相結之對云此石赤
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尽反耶
左右皆笑

格輔元為地官尚書同鳳閣寫臺平章事張嘉福等請立武承
嗣為皇太子以問輔元地官尚書遂為永嗣所譖故及於禍
周允元為鳳閣侍郎同鳳閣寫臺平章事允元嘗與諸宰臣侍
宴則天令各述詩書中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
以為語有指斥糾而駁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自誠豈得將為

也耶

王及善為內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

杜景佺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淪瀆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梨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朱敬則為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謗將誚重辟當時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理之頗得明白麟臺監張昌宗廣集當時學者刪補文思博要撰為三教殊英又命畫工圖寫梁王武三思納言孝嶠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象號為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魏元忠為鳳閣侍郎同鳳閣侍郎平章事中宗在春坊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言於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盼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悅易之昌宗由是含怒

姚元崇為宰相長安四年張易之先請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崇斷停易之屢以為言元崇不納由是

改授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便充靈武道大總管開元初為紫微令時左丞相劉幽求有女出適刺所司奉旧例賜物元宗奏曰自神龍以來或有承恩宰相男女婚禮皆得賜物事出一時不合著例比後望停從之表恕已以中宗神龍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已恐其更啟游娛侈靡之端言於帝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年歲謹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間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授務廉

陵州刺史

蘇瓌以景龍二年拜侍中令京師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為妖逆瓌考訊之普思妻弟五氏以鬼道為常庶人所重常居止

禁中帝特勅諭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幼惑罪當不赦俄而駕還京師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曰蘇瓌長者其忠邈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將親祠南郊因于祭酒祝欽明布常庶人旨建議請皇后助祭安樂公主為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面拆欽明帝不悟竟從欽明所奏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訴獻食名為燒尾瓌拜僕射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領以為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二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罪正在臣是以不敢燒尾陸象先玄宗先天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

蕭至忠岑羲崔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至忠等
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交國公特封三百戶加銀青
光祿大夫

盧懷慎開元初為黃門監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憲司
按罪以聞業奏求免詔下紫微黃門重按懷慎與紫微令姚
崇等奏曰仙童倚恃王親欺奪百姓事狀明白人人共知御史
推尋寔知杯濫御史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動搖恐招
物議望准前狀從之

宋璟以開元七年與蘇頲同為宰相時特追王毛仲奏看鷹人
歛州別賀負外置同正負羅元讓看鷹勤勞請優與進改玄宗
許之付中書門下璟頗執奏曰鷹隼之屬畋游所用陛下曾苑
囿之內鞮絀總捐以後或存而不論未能全斷今縱備物致用
不可絕無則命錄勤勞不且如此帝曰朕在藩日先有款誠時
驅使亦不錄鷹鳥璟等曰若別錄課効誠合近除乃奏擬右驍
衛翊府右郎將負外郎同正負帝曰卿之改擬深為拆衷

韓林以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方正有萬
年尉李美玉得罪帝特令流于嶺外休進曰美玉卑位所犯又
非大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切見
金吾大將軍程伯猷輒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
臣請先出伯猷而後罪美玉帝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
尚不容伯猷巨猾豈得無罪陛下若不出猷臣即不敢奉詔流
美玉帝以其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是

仁者之勇也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恣日甚求為宰相臣肅宗曰以公勤力何官不可但未知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與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裴冕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李義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高宗每有顧問言多切直

李峴肅宗朝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於峴由是諲揆等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案是非謂

之察事忠良往往枉被誣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拒御史臺大理有重囚在獄推斷未了有緋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有輒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為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乱國帝悟之賞峴政事並变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由是深怨峴又鳳翔七馬坊押官先為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尉謝夷甫知捕賊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其夫輔國先為飛龍馬家黨其人為之上訴詔鑿察御史孫瑩推之瑩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寅猷三司訊之三司與瑩同妻又上言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夷甫

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帝帝云知卿出去若虛奏帝曰臣出即死帝因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帝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帝怒叱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寅獻柳州桂楊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暉皆貶嶺下一尉蓋除名長流潘州峴以數人非其罪責重欲理之遂奏毛若虛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峴言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人對帝謂之曰李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也今貶蜀州刺史朕自養用法寬擇木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只益聖德耳代宗朝復拜黃門侍郎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峴至比左右去所置榻言詞頗正

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嘗奏言宦官為監軍豈可參軍機政事之間德宗不悅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自用楊炎盧杞相次秉政以致今日之事因述君臣獻替大端今雖危急伏願陛下革慮臣方敢當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時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淮山南湖南道宣撫安尉與元元年改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宣撫使先時淮南節度陳少游首稱臣與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幽隴叛卒數

百人不應李楚琳復使迴與諸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還宮闕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常臯名宦最早時進建忠義請令常臯代少游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於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馮欽緒續至揖從一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今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擬勿令李冕盧翰知復曰適來對亦聞勅旨然未喻聖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寢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於是一從一奏之帝寢不悅復累上表辭疾請罪罷官詔乃許之時興元元年十月也又之以親累貶檢校左庶子饒州安置至於終年五十七復性友孝居家雍睦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為同列所疾以故不久居位焉

李勉建中末為司徒平章事无何盧杞自新州負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裴高以杞邪佞竊政貶未塞責停詔執奏遂授澧州別駕他日德宗謂勉曰衆言盧杞姦邪豈有此乎曰天下皆知奸邪而陛下不知則杞善為奸邪矣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踈貞^元二年以開州別駕自志貞為果州刺史勉及諫官等以志貞罪均盧杞不宜收擢固執之不許凡踰旬方下其詔柳渾貞元三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先是韓滉自浙西入覲帝

虛已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鉄勾官吏賊罰鉏強豪兼并帝委
仗焉每奏事或至日盱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暇無敢支
吾者滉於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改正色謂之

曰先相公狷察

臣欽若等曰韓滉父休開元中為相

為相不經年而罷今相公榜

吏於省中至死况省闈非刑人地相公柰何蹈前非行於今朝
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為零威焉及白至
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末吏儉人縱稱廉謹不當頌居
重職臣死而後已不敢奉詔適遇渾以疾告歸即日遂下其詔
渾疾間因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渾與張延賞同列延賞怙權
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庙堂
則重位可又荅曰為吾謝張相公擲渾頭可断也言不可断自

是竟為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陸贄貞元中為相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然而獨幸於德
宋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
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
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
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
永無匱乏隱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久既賚盈餘之財稍弘
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眷旨不敢
告闕不取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
夕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質就功以敕索為
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

晝閉興後之所百工比於凶囚聚詛連群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詰而言之翻為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歛怨於人欺天陷君遠去危懼此其罪之大者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大府攸戢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詆欺遂奏云左臧庫司多有先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

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並宜所奏施行大府卿常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有罔欺不加案問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視人不慚此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陵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在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國家不足以賀之於人人有餘則輸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私官物暴法以刻剝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在崇信不知檢裁姑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惧思奸威既沮於四方險態復行於內

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被遂
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
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
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
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此有
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有財則百姓足君孰不足蓋謂此也自古
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亘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
富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歛
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為天子取怨於下也且陛下初
膺寶曆志剪群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推箠侵剝下無聊生是
以涇原判徒乘人咨怨白晝犯闕都邑眊庶恬然不驚及與衆

賊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
洽於人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
資亮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
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旅回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
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
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
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戒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
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
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
奮迅夜則映帶呻吟凌風颯冒霜霰四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
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邪唯以不厚其身

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
命而扞寇仇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
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
解諸路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撫之下別置瓊
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遂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携死義之
心於是輿誦異說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亦然乎旅屬蟲
賊內訌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迂岷梁日
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黃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
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茂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
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
富也藏於困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責海
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
可以恆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
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
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
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
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脩故靈祇
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
為宗廟社稷立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立可大可久之
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
尅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又臣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
以為博噬挐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

慎思夫人主昏明係於所仕咎繇葭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樞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禍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以延齡之言多順聖意若以罪置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尽善今希旨順默浸以成風嬖之使言猶惧不說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証只如延齡亮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喧譁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

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鑿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出退獲知機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若獨當豺狼上遠懼情下餌繞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惟宸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寵就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骸慮惧煌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請雖已頻煩天聽尚書高未垂諒察輒伸悃款已極愚誠憂深故語煩以懇故文切以微臣自故之謀則過於鑄下慮患之計靡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頤迴睿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

待延齡益厚

竇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黜禮部侍郎令狐峘為衡州司馬
初李泌為相以垣為左庶子史館修撰至則與同職孔述春等
爭競細碎數侵述春長者讓不與爭泌卒參惡其為人黜之

鄭珣瑜貞元末為相時李實以恩幸為京兆尹剝下以進奉珣
瑜乃責實狀以留守錢皆有定額有餘即當還度支進奉錢乃
出何色使實上其對將罷黜之實有恩故終不行及順宗初即
位王叔文用事常執誼因之為相時珣瑜方與諸宰相會食於
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進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
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俱入白
執誼執誼逡巡慚赦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

郢珣瑜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飢常公亦與之同食閣
中矣佑郢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
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裴度元和末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五坊使揚朝
汶人以賈人父息利錢取其私簿記遂逮捕故東川節度盧坦
男令償之後知乃盧群筆記諫官上疏陳其暴露之狀度與崔
群因對又極言之憲崇曰且欲與卿等商量用此小事我自處
置度進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今兵事不理
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輦轂帝不悅乃對罷帝乃大悟召五
坊使數之曰嚮者為尔使吾羞見宰臣遂殺之即日原免坐繫
者時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鏗與鹽鐵使程异同日平章事鏗

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
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譏誚度與與崔群以物議上聞憲宗
怒而不聽度上疏乞罷知政事論之曰臣昨於延英陳乞伏奉
聖旨未遂愚衷切以明王聖帝致理具化雖由元首亦在股肱
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襍契臯夔紀大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
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今天下異於十年已
前方駟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素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
否係於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駕鈍宿夜戰兢常以為上有
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
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
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於輔弼責之以化成而乃忽取微人
列於重地始則殿廷班列相與駭驚旋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
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高則
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
下濬哲文明惟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此來選任宰
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不可取况皇父鑄自掌
財賦唯事割剝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自京兆京西城鎮及百司
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由猶
賴臣等每加勸誡或為奏論事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
軍糧料所破五城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
臣到行營方且慰喻慮其迂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必有
優當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官軍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

但各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為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侵刻不少然漏洛已多所以罷兵之後經費錢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程昇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鑄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為股肱列在台鼎交怨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脩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日與亦得臣知言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為臣不識廉耻臣若不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息

寵今退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体臣自無惜惜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体凡百君子皆欲慟哭况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覲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嬉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昇鑄探知帝旨數貢羨余以備經搆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為朋黨竟不省覽長慶中除淮南節度使平章事如故度將赴鎮照義奏軍

亂欲殺監軍劉承階劉悟赦免穆宗臨軒以問度度曰臣外藩也名帶宰相不可與聞政事帝曰第言之宰相豈有中外邪對曰承階怙寵亂軍臣實知之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獨斬承階可也帝曰我何愛焉太后以為己子今囚拘而太后不之知也更言其次度曰遠竄之境如度計昭義遂安由是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善逢迎君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大不同時議以吉甫通於吐突承璀故絳尤惡之憲宗察絳忠直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元和七年五月憲宗為宰相曰比者見鄉景言吳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轂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為災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對曰臣一昨見浙西浙東及淮南奏狀並云本道

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携意懼朝廷罪責苟非事實豈敢上陳况天災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必能賢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此正當奸佞之臣近有兩輩御史至淮南推鞠今理當詰逐不知言者主名伏望明示典法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帝曰卿是言也朝廷大体以恤人為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賑救濟其飢寒可疑之有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之言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飢饉之境速蠲其賦

裴垪為相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奉職垪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垪

廷詰之曰獨孤與李正補闕孜孜獻納今之迂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揚於陵為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憲宗令追與慢官垺曰以遂振故罪一潘臣不可請授吏部侍郎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南節度使王鐸來朝貴幸多奉鐸者憲宗特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相者盖有大忠大厯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鐸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

鄭餘慶為相時有主書滑渙又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為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細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為滑八四方書弊皆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至中書與同寮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其後渙賊污發賜死憲宗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為國子祭酒之官

武元衡以元和八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於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帝稱為長者崔群以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屬皇甫鏐陰結權幸以求宰相群累上疏曰因對臣面論鏐奸邪遂語及天宝開元中事群對曰安危在令出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

齡韓林李元統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以分矣用人得失所係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

常貫之元和中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幸於憲宗擢為左補缺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深銜之卒為所搆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為湖南觀察使

蕭俛穆宗時以清直居相位常有詔令撰王承宗先父事具碑文俛上言以承宗當元和時不盡臣節臣寔不忍溢言其美又

撰述後有人事贈况臣公為阻絕夫陛下撫納之宜授此貨財

非微臣平生之志竟不授詔時人益伏其清節會王璠以交通

邪幸自西川入求大用俛於帝前論爭以鯁言不勝免俛家代有忠節

祖父國初宋國公瑀蕭宗徐國公華德宗門下侍郎平章事復悉以剛鯁不附邪倖載名國史至俛之相何止當澆未蠶競之倍可謂冠彼當時此有於前代名臣矣

常處厚文宗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太和元年十月

丙申勅池州司馬勒留堂頭湯銖宜赴任銖為中書小胥其所

掌謂之孔目房宰相相遇休假有內狀出節召銖至延英門付之

然送知印宰相由此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初入相即

惡之戲謂之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不去之必為禍至是以事逐

之半裝乃俚言也滑渙者永貞末居銖之賤得罪

鄭覃與李佑同在相位太和九年京師之亂既平內官或以南
司不利於中貴憾於相廷者覃石謂之曰京師亂始自訓注訓
注之起始自何人內官莫能對人情稍賴以安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開成四年閏正月文宗內殿議政
楊嗣復曰前嘉州刺史王正暮緣是李晟外孫與一上佐以其
孝行不全令欲貶夷行曰正暮之事假使李晟有之身不可免
魏暮以宣宗大中十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暮儀容魁偉言論
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惟暮謹言無所畏
避宣宗每曰魏暮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必重之然竟以語辭
大剛為令孤絢所忌罷之

常昭度昭宗朝為宰相初主行踰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
力止曰太宗文皇帝以此官總正而登大位后郭子儀以累朝
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踰安可輕授因請加尚父乾寧
二年為行瑜所憾被誅時人寃之孔緯為相家尚節義挺然不
屈雖權勢燻灼未嘗假以息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息
頗橫不暮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曰臺吏申中書稱
天武相公衙謝准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麤暴小
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快快他日因會順節
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慙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此來班見
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
事廳受百寮見意自安乎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
不敢復言秉禮不迴多此類也時揚復恭為樞密使尤恃權勢

緯為南郊大祀使昭宗將升壇復恭具礼服冠劍以從緯矯宣
遽命焚去覩者股慄復恭竟不能傾之御史臺常欲移門屋以
狀白中書緯批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奉朝廷之後朱全
忠併作數鎮兵刃強盛乘朝廷多故欲表請判鹽鉄事詔下宰
臣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即吏曰朱公若取鹽鉄印非與兵不
可全忠尋止

後唐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吳末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
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

任園為平章事初豆盧革常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偁
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園欲相李琪而鄭珣素與琪不協孔偁
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執學但不廡耳朝論莫若崔協

重誨然之因奏懌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園奏曰重誨被人
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此不知書無才
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

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車駕在汴帝謂重誨曰
外邊人聞朕歸京洛去者如市兼令羗船載官人及隨行誨物
極是重滯重誨曰收復定州大駕歸闕人情胥競赴京師乃知
海內無是却是官人漸多並前歲已增其坐帝微有愧色

漢陽邠隱帝初以輔立功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以樞密院直學士刑部侍郎王度為考功郎中近例直樞院自
正郎為給諫正度儉巧瀆貨邠頗惡之故改轉未離郎署

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周太祖之鎮鄴也逢吉奏請洛樞密使

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
兼樞密所冀諸軍稟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已逢
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
雖不從物議多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一十七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一十八

宰輔部

褒寵

夫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輔相之位可謂重矣春秋傳曰名既
不同禮亦異數故歷代而下推尊獎之命率褒賞之典其於丞
宰固殊於庶尹焉乃有經綸草昧參締構之業奮庸熙載佐洽
平之治策則先於將帥著位則冠乎王公至於爵品以顯之與
服以貴之金帛以富之几杖以尊之以至視病臨弔生榮死哀
斯皆重鼎足承君之任厚股肱同體之義百世之達道為臣之
嘉遇也

殷伊陟大茂時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曰帝其脩德

太茂從之祥桑枯死太茂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

周公相成王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信叔成王信食邑內得異

穗一畝諸天子收而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為天下和同

周公東征未遑故命作歸禾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

孫道辟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為太師履赤舄故狼跋

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

漢蕭何為丞相漢王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帝以

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食邑八千戶列侯受封已畢奏位次皆

曰曹參功多宜第一帝心何欲第一謁者鄭秋曰蕭何常全關

中以侍陛下此萬世之功也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於

是令蕭何劍帶上殿入廟不趨陳豨反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

謀反帝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

一都尉為丞相衛陳崇曰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

倍又蒙殊礼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

陳平呂后時為左丞相後為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

本謀也帝以平為左丞相賜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周勃呂后時為太尉與丞相陳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立文帝

以勃為丞相賜金五十斤邑萬戶

衛綰為丞相景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賜甚多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上書乞骸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

成上文遭遇右武古亦上也禍亂未有易此者也易改朕夙夜

庶幾獲承至尊惧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惟思也

知謂知

道治也蓋君子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朕常思此不君不幸

惟霜露之疾何恙不已惟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也乃上書

歸疾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章明也今事少間空隙也君其存

精神止念慮輔助鑿藥以自持賜牛酒雜帛居數日有瘳視事

張湯為御史大夫嘗病武帝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田千秋為丞相年老武帝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昭帝時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

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宣帝即位之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

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表

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陽武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

二千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万雜繒三万匹奴婢百

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地鄴二年春疾篤車駕自臨問為

之涕泣光薨帝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

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塚上塚者賜金錢繒絮綉

被百領衣五人篋璧珠璣玉衣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鐘狀連綴

尺廣二尺五寸為甲下梓宮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便房黃

腸題湊各一具便房藏忠使坐也以栢木為心致累棺外故曰

明中高大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椁木外藏椁十五具

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東園温明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

厨廡之屬也從松乘相身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椁以輶

中以懸尸上天斂並蓋云東園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椁以輶

輶車按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轉車駕大廡白虎駟以輶車駕

柳故遂為喪車耳韞者密閉韞者旁開窓牖各別一乘隨事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一摠為潘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

黃屋左毒縣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士起塚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

奉守如舊法既葬太子思光功德下詔曰大將軍衛孝武皇帝

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諸侯

九卿大夫建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

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有所與如蕭相國

張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秋薨天子贈印

綬送以輕介士輕車古云戰車續漢書云涸洙淄不巾不蓋蓄

也盛弩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塋塚地也將作穿復士起冢祠堂

康衡為丞相成帝即位上書乞骸骨帝報曰君其專精神近鑿

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帝以新即位褒優大

臣也

翟方進為相九年卒成帝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賜乘

輿秘器少府供帳張柱艦皆衣柱屋柱也檻軒前闌天子親臨

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

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錢葬地葬自公卿已下會葬焉

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七百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後為

改食博望鄉故此指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犍之博

言在琅邪不其也望鄉為汜鄉侯增邑千戶

孔光平帝時為太師太后稱制王莽專權光恐固稱疾辭位大

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四居

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病俊人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有

闕焉書曰無遺耆老言不遺老也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傳其今大

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并回三十寸自

然有合扶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

餐十七物食其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於茅官屬按職如故光薨王莽

白太后使鄴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

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礼太

后以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載以乘輿諷諒及

副各一乘羽林孤兄諸生各四百人輓送車方餘兩道路皆牽

音以過喪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牽音哭而過乃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

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後漢卓茂光武初即位徵為太師薨賜棺槨冢地車駕喪服親

臨送葬

伏湛為大司徒策免建武六年徙封不其侯就國後南陽太守

杜詩上疏薦湛宜居輔弼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曰及就

位因宴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

侯霸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十三年薨帝傷之惜之親自臨弔下

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

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

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三千六百戶

蔡茂建武二十年為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年薨于位賜

東園梓槨賻贈甚厚

杜林建武二十二年為大司空明年薨帝親臨喪送葬

馮勤為大司徒中元元年薨

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陵過還勤宴見前殿終日歸

府因病喘逆上使大視賞賜錢帛遂薨

光武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秘器賵贈

有加

鄧瑀為大司徒明帝即位以瑀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

甚見尊寵

臣當北面尊如

歲余寢疾帝數自臨問

鮑昱永平十五年為司徒賜錢物什噐帷帳趙熹為衛尉行太

尉事居府如故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明帝不許遣使者

為釋服賞賜恩寵湛渥章帝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建功五

年嘉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

牟融章帝即位為太尉與趙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帝親

臨章帝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余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

其威儀進止贈賵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陸下

鄭弘章帝元和初為太尉時將卒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

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丁鴻和帝時為太尉薨賜賵有常禮

張瑀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

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帷袂褥太后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

見持贊與三公絕席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

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徐防為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褒寵安

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

張酺為司徒薨安帝縞素臨弔賜冢塋贈恩寵異於他相

陳蕃為太傅靈帝即位竇太后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厉俗无德不報大雅所嘆大傳陳蕃輔弼先帝出内累年忠孝之義德冠本朝譽諤之操華首弥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楊賜為司空薨靈帝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遂服賜錢三百万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華岳所挺九德絕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内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弭難又寧雖受第土未荅厥勳哲人其萎將誰咨度朕

甚惧焉礼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子儀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特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属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塋謚文列侯及小祥又會馬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薨靈帝熹平元年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事賜冢塋于原陵拜家一人為郎中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内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魏華歆為司徒文帝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奴婢五十人

鍾繇為太尉明帝即位遷太尉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太和四年薨帝賜服臨弔

曹真為大將軍朝洛陽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病還洛陽明帝自幸其第省疾

曹爽為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明

蜀諸葛亮為丞相卒詔策曰惟君休資文武明濬篤誠受遺託孤佐輔朕躬繼絕具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吊事臨

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少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又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吳顧雍為丞相及卒大帝素服臨弔

晉王祥為太保祥以年老累乞遜位武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病闕朝會禮拜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安居駟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床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事中

常侍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淨素家無宅宇其權本府須所
賜第成乃出及薨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万布
帛百疋裴秀為司空薨武帝詔曰司空經德優哲躡儒雅佐
命翼世勲業引茂方將宣猷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
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万布百疋

石苞為大司馬薨武帝發哀於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三十万布百疋及葬又給節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
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咸寧初
詔與裴秀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

陳賽為大司馬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
入朝因乞骸骨賜充冕之服詔曰賽元勲舊德統又東夏方引
遠續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
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
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
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
事賽屢稱疾辭位詔曰賽優德論道朕所咨詢方賴謀猷以引
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論意賽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
諭还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班劔安
車駟馬以高平公还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礼之甚重又以賽有
疾聽乘輿上殿及薨加以衾歛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
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礼依大司馬石苞故事

賈充為太尉太康三年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使臣諭旨問疾

殿中大鑿致湯藥賜床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及薨
帝為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綏授御
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執前後
部羽保鼓吹緹麾大路奎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推斧文衣
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十頃與
石苞等為王公配享廟庭

荀顛為大尉薨武帝為袞衰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
詔曰侍中大尉太子太傅臨淮公顛清純躰道忠允立朝歷司
外內茂績既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卒者已
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又詔曰
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
万使立宅舍

衛瓘為司空領太子少傅武帝詔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何曾
進位太傅老年屢乞遜位武帝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
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
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
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
公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
繇故事賜錢百万絹五百疋床帳簾褥百副置長史掾屬祭酒
及負束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王者依次暗禮典務使
優備後每召見勅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一子侍從咸寧四
年薨帝於廟堂素服袞衰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疋

李喬為司徒薨武帝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

石鑿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武帝有詔令會遂以為常

山濤為司徒薨武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密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傳祇懷帝時為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名

王導明帝時為司徒王敦率兵內向帝伐敦假導鄴都尉諸軍領揚州刺史敦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十疋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劾優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導固讓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及薨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三事贈祔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此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勲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鑿勵邈夷淡以約其心体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攜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美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墓中興也下惟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禱祝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彞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

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負荷
顧命保朕冲人遭遇難圯夷險委順極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
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
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衛有周
之喪二南昌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
祠以大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

陸琬為司空薨給兵千人守塚七千家孝武帝大元中功臣普
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琬有佐命之勲先陪陵而葬
由是特置吳平伯官屬以為衛

王彪之為尚書令掌朝政以年老上疏乞骸骨孝武詔不許加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
十万以營鑿藥及卒即以光祿為贈

桓温為大司馬薨皇太后與孝武臨於朝堂三日詔使九命衮
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万布二千疋蠟
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
事賜九旒輦輅黃屋左纛輜輶車稅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
劍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進地方三百里賜錢
五千万絹二万疋布十疋追贈丞相

謝安輔政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孝武始親萬機
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後出鎮新城帝出
祖于四池獻觴賦詩焉及薨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百万布千疋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

無宇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礼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以平符堅勲封廬陵郡公

宋徐羨之為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高祖即位以佐命之功詔遷尚書令揚州刺史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與中書令傅亮等同受顧命

傅亮為僕射與徐羨之等並受顧命給班劔二十人王弘尹初中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羨之等謀廢立召之入廟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江州刺史如故徐羨之等徵為侍中徒錄尚書加班劔四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任中書省下引隊伍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九年薨贈大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

為六十人侍中錄尚書揚州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庙庭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初尊養暨于明罰外虞内慮實惟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庙堂竭尽智力經綸夷險簡自朕心國耻既雪允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可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繼殞落永懷傷嘆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契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勲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酌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深悽嘆可賜錢百万米千斛

南齊王儉為侍中尚書令武帝永明初建號衛將軍六年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光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咨事
帝以往來頻數詔儉還尚書下省疾甚世祖親臨視及薨吏部
尚書王晏啓及儉喪帝啓曰王儉才德富盛志用方隆宣意暴
疾不展救護便為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弥深其契濶艱運義重
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柰何往矣柰何詔衛將軍文武
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
勲峻常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体道秉哲夙寓淵默肇自弱齡清猷自
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孺草昧皇基協隆昇祚宏謨盛列載銘彛
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
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釐衮職弼茲景比以贊
隆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
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
褚淵初為尚書令侍中給班劍為二十人後改中書監給鼓吹
一部後為司徒錄尚書事增班劍為三十人五日一朝淵疾帝
遣侍中黃門郎王晏王秀之問疾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
万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恒慟懷比雖尪瘵便力出臨哭給東
園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万布二百疋蠟一百斤又詔
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居厚前王盛典咸必由之故侍
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
監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奔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於
邦家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元朝經綸王化契濶此夷綢繆終始

摠錄攬衡四門惟穆諒以同規徃古式範來今謙光弥遠屢陳
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声教天不憖遺奄焉
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給節
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葬送之禮依宋大保王弘故事
謚曰文簡

徐孝嗣為左僕射散騎常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以定
策勲進爵為公贈封二千戶給班劍三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
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顥達王晏並臨軒拜授

梁謝朓為中書監司徒衛將軍薨於府時年六十六高祖出臨
哭詔給東園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
侍中司徒

王亮為中書監卒高祖詔賻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瑩為中書令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王僧辨自元帝初為侍中尚書令及帝即位以功進授鎮東將
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

陳徐為司空薨贈太尉給班劍二十人宣帝大建四年配享高
祖庙庭

後魏奚斤明元時為左丞相蠕蠕犯塞斤等追之拜天部大人
進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輅軒備威儀道從

穆觀明元時總攝朝政泰常八年暴疾薨於苑帝親臨其喪悲
慟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鈔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
贈宜都王

盧魯元為太保錄尚書事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一百万計太武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其軍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病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宮西宮命大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故事而贈襄城王葬於崞山為建碑闕自魏吳貴臣恩寵無比

尉眷文成時與太宰常英等評尚書事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

刘尼為振威將軍與源賀等共立文成封東安王高宗末遷司徒獻文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弥加尊重賜別戶三十

荀頹孝文時為司空公封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又詔曰頹為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弥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永受復除

尉元為司徒以年老致仕元疾篤孝文親幸省疾太和十七年八月元薨詔曰元志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耀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魯采懷仁中鉉載德所謂亡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始終勲書王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迹流詠陟茲父事儀我万方謂極眉壽弥贊大業天不遺老奄尔薨逝念功惟善惻怛于懷但戎事致集恨不

所府元龜
盡礼耳可賜布帛采物二千疋温明秘器朝服一具並為營造墳城葬以殊礼

馮熙為太尉太和十九年三月戊子薨四月辛丑孝文為熙奉哀於行在所陳建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孝文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物於後庭

穆亮自宣武即位為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薨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万布二百疋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斂贈太尉公領司州牧

崔光孝明時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三年詔步挽至東西上閣光年老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孝明親臨省疾詔斷賓客

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及薨孝明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万布一千疋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翼刺史侍中如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劔依太保廣陽王故事孝明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一十九

宰輔部

褒寵第二

北齊斛律金遷左丞相孝昭踐祚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
武成即位禮遇彌重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
自來武成出在昭陽殿勅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知事誤更
不敢出殿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趙彥深為司空轉司徒自昭帝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
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

後周李弼為太師趙匡公薨于位明帝卒哀比葬三臨其喪發
卒穿塚給大路龍旂陳軍至于墓所配食大祖庙庭

晉公護武帝時為大冢宰令五府摠於天官三年詔曰大冢宰
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帝業安養我蒼生况親
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庶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
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礼護抗表固讓及護母薨尋有詔
起令視事四年護巡邊至灵州还五年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
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礼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
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体道
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固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
締構事均休感故以逆迨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
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于謹為太傅太宗伯天和三年薨武帝親臨賜繒粟麥共分甚

豐贈本官加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配享於太祖庙

竇熾為大傅嘗有疾武帝幸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
礼如此齊平之後帝乃詔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
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
國

隨李穆初仕後周為太保大左輔摠管開皇初來朝高祖降坐
礼之拜大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户

蘇威開皇中兼民部尚書參掌朝政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
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避之而出
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
於是賜布二疋錢十餘万大業中為納言煬帝詔曰玉以索潤

丹紫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雪霜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
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
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
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宝器
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
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重朝臣
莫與為比

楊素仁壽初代高穎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疋草馬二百疋
奴婢百口嘗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為第一帝手以外国所獻金
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獻皇后山陵制度多出於素帝喜之下
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万姓義同一体上柱国尚書左

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畧
抱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剪凶
魁克平虜鄭頰承庙筭揚旌江表每稟戎律長軀寒陰南指而
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
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竒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
命任使之處宿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留瑩兆安厝
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礼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
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人
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
更尋永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尽人灵協贊遂得神臯福
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

非唯廟廊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
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万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
田三十頃絹万段米万碩金鉢一實以金銀一實以珠并綾
錦五百段大業元年遷尚書令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十段尋拜
大子大師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
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
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及群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
給輜輶車班劔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碩物五千
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
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勲助勞王
室竭盡誠節協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

戢清微春秋近代方縣歲祀式播雕篆用圖勲德可碑宰隧以
彰盛美

高穎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初穎父賓為周大司馬獨孤信寮
佐賜姓獨孤氏高祖每呼穎為獨孤而不名也後加上柱國穎
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
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唐裴寂為尚書右僕射初從高祖起義兵於晉陽又勸受禪及
高祖即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遂拜右僕射賜以服
玩不可勝紀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帝視朝每引與同坐
入閣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寂先為晉陽官副監而不名其見

親禮如此當朝貴戚莫與為比帝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

史常雲起告寂謀反鞠之無端而釋之帝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豈有二心哉皂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齋珍饌宝器詣寂第宴樂歡極經宿而去俄遷左僕射又娉其女為趙王妃賜宴於含章殿帝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已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帝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拜司空增邑通前六十戶遣尚書負外郎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二年十一月太宗有事於圓丘及還御大輦特引寂及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陪乘焉蕭瑀武德初為內史令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為蕭郎瑀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高祖

手持曰得公之言特存社稷行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宝酬其德今賚公黃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為推退也後拜特進參預政事嘗因賜宴太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太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比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降神筆賜詩曰疾風知勁草阪蕩識誠臣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賜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像側以為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並賜袈裟以充講論之服焉貞觀二十二年六月薨詔曰悼往飾終寔惟茂典高班禘禮允屬名臣故特

進宋國公瑀稟粹挺生含章秀出慶傳積德道映縉紳登朝膺
務多歷年所出綜機揆雅道光於廊廟入司綸綍謹言聞於帷
宸行歸恭儉志存靜退輔德無聞逝川奄及緬惟既往震悼良
深宜錫寵章式光幽窆可贈司空使持節都督荆峽岳卽澧五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官封如故陪葬獻陵宜令使人持節冊命
贈絹布五百段并賜東園秘器後改陪葬于昭陵

封倫為右僕射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視即命尚輦
送還第尋薨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再贈司空

馬周為中書令太宗嘗休日群臣各有其詞休周曰材惟獻替
秀出珪璋去東山而躡承明輦河南而踐金馬因時耀彩似菊
露之結重巖迴進騰芳如蘭風之出幽迳又神筆賜飛白書寫

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既趨務兩宮庶政兼
摠處事甄密甚得當時之譽病消渴弥年不廖時駕幸翠微宮
爰永勝地為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書食以御膳
供之及輿疾還京太宗躬為調藥遣使送皇太子親臨問疾及
卒為之卒哀於且秋門贈中書令幽州都督陪葬昭陵使鴻臚
少卿監護喪事

戴胄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曰戴胄於我無骨
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体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
爵以酬厥勞耳及卒太宗為卒哀于朝堂哭之甚慟遣衛尉卿
劉弘基監護喪事詔虞世南為之碑文賜物十段悼惜久之贈
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後乃娉其女為道王妃

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卒日殯於
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為立堂焉

高士廉初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貞觀十六
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太宗征遼太子於定州監國士廉
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攝太子大傅駕還從至定州遇疾
暴發太宗親幸其第以問之及駕幸靈州同請從行遂輿疾而
從在塗中使名醫上藥相繼於道還京漸篤及薨詔曰昔平仲
云亡齊后深股眩之慟太真既沒晉君悲社稷之臣故悼往歸
終義存遠追褒忠錄舊事本因心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忠
國公士廉德範弘深風猷遠著道高廊廟望重勳賢職在銓衡
穆九流而馳譽位居端右揆而騰芳班職台儀具瞻允集

忠謀令範遇物必彰造膝脆詞類多弘益瞻風力以齊軌軼伊
呂而長驚朕爰在弱齡早敦姻戚綢繆眷遇多歷年所方期翊
茲景化永贊隆平曾不慙遺殲良奄及感性惟永往震動厥心
儀形莫追徽音日遠宜崇禮命式表哀榮可賜司徒使持節都
督并汾冀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
吹疇絹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今攝鴻臚卿護監臨
當祖載便屬寒食勅遣尚宮以食四輦致祭仍降神筆為文寘
於靈坐云朕與卿義重君臣道符冥契鱗波順乎風勢早啓沃
乎朕心如何一朝奄成異代眷言疇昔用切深衷自幽明一謝
將歷數旬尚同城闕之間想遊魂其如近今既丹旆戒路歸骨
窮泉望隔丘野之中思令德而方遠凝哀茹於晨路引嘶駢於

夜臺嗟爾世之長辭結余心之永恨追懷前賞極宴終娛豈謂
樂情迴成悲緒酒有千日之號人無再飲之期昔臨膳以增歡
今撫杯而益慟故遣陳茲饗禮以寄曩懷魂如有靈歆我哀饌
及柩出橫橋太宗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喪而慟

杜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歲餘疽發左足太宗
令醫者視之言不救太宗憫然傷之於是親自臨問賜帛三百
疋

杜如晦為右僕射未幾以疾免帝令皇太子就第臨問知其不
起又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千段及終太宗廢朝三日為之牽
袞哭甚慟遣國子祭酒楊師道監護喪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大
宗手勅著作郎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追念
勳舊痛悼于懷卿体吾此意為之製碑文也及將葬重贈司空
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書至第慰問妻子其國官府佐皆
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

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真觀九年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六年拜司空俄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車駕幸玉華宮玄齡時
疾盛發詔令卧摠留臺至夏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輦入殿將至
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勅專遣名醫
攻療尚食每日供御膳稍益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為改
容悽愴病劇車駕臨問握手敘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與之
訣其年七月玄齡薨太宗廢朝三日詔曰輟膳流哀悲深棟幹
徹懸具感悼切股肱是知縟禮飾終道先彝冊贈章追遠事本

因心故司空梁國公玄齡蹈義挺生資忠秀出功宣翼贊誠著
艱難推轂代藩參六飛之馭沃心皇極均十亂之重恪居端揆
亟積暄寒九功由其日用百辟於焉仰止若乃恭儉周慎之心
奉國忘私之志足以抗衡上列獨曠終古方申倚寄永贊隆平
曾不憚遺推梁奄及永惟良輔是用震慟于厥心宜加寵靈式
旌泉路可贈大尉使持節都督并冀嵐騰四州諸軍事守并州
刺史所司備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賻絹布三千
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噐仍令工部尚書閻立德
攝鴻臚卿監護

魏徵為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卒詔陪葬昭陵因山為墳以布
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亡也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
祭太宗復為製碑文并御筆書石刻畢停於將作北門

李靖為尚書右僕射貞觀八年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
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
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
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
欲以公為一世楷模乃下優詔加受持進聽在筮攝養賜物千
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廖每三兩日
至門下中書平章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及靖妻
亡有詔塋壙制度依霍光故事象燕然及積石山以旌殊績十
一年夏有疾太宗親幸其第流涕謂靖曰公是朕平生舊交又
於國有大功急聞疾病深以為憂賜絹千匹十八年帝幸其第

問疾仍賜五百疋太宗將伐遼召靖入賜坐御前二十三年五月薨詔曰昔晉羊公云逝名都為之罷市鄭子產斯亡在機於馬投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衛國公李靖閱晚騰芳鈞川揚佐氣凌閩外志益戎場興言締構十角將三吳咸姬披勳王府閩禺與渾塞同揮澄沃氣於下瀨闡皇風於高門舟楫遐宜台儀近曜官稱載靜休有餘芳蘊茲高志歸乎樂善遊赤松於艾服之年訪黃綺於杖鄉之歲語默之趣疇今罕匹進退之道對古為朋逝川東馳高奉西靡眷言永往情深哀悼昔惟堂始事荀公有追贈之文郊平既窆祭遵致容車之禮式旌泉壤以備哀榮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冀風四川諸軍事所司備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攝鴻臚卿享監護羽儀送至墓所高宗即位重贈大尉與尚書左僕射屈突通並配享太宗庙庭又疇其封邑依舊不減長孫無忌高宗時進位太尉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令圖無忌形象親為畫贊以賜之

岑文本為中書令從太宗征遼至幽州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及卒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

薛元超高宗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人重其文學政理之才曾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

高季輔為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累封脩縣公永徽
初辭職優詔不許又加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
不視事高宗令追其兄號州刺史季通除宗正少卿以視疾又
命中使觀其進食增損既卒帝奉哀於雲龍門廢朝三日贈開
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官造靈輿送還鄉

崔敦禮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敦禮又患病弟餘慶時
任定襄都督府司馬特召赴京侍疾既卒高宗舉哀於東雲龍
門皇太子遣家令薛仁軌檢校凶事詔贈開府同三司并州都
督陪葬昭陵

李義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是益承任遇遷中書
令兼檢校御史監脩國史又加太子賓客累封河間郡公高宗
為造甲第榮寵莫比

李勣為司空寢疾詔以勣第晉州刺史弼為司衛正卿諸子外
任者悉召還京師使得視疾及薨高宗舉哀於光順門輟朝七
日仍令司平太常伯楊昉監護喪事司禮太常伯楊思敬持節
齎璽書弔祭贈大尉揚州都督賜東園秘器葬昭陵葬日帝幸
未央宮登樓望喪車慟哭并為設祭詔百官送至古城西北許
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高
宗令與司空勣每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及薨為之奉哀
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揚州大都督
陪葬昭陵

戴至德為戶部尚書郝處俊崔知悌為中書侍郎李敬玄為吏

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八月戊寅朔御札飛白書贊以賜至德詞曰汎洪源俟舟楫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敬玄曰咨啓沃罄丹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議者以戴郝寬厚而李崔忠勤故帝以此言褒美之

劉仁軌則天光宅中為文昌左相同鳳閣寫臺三品薨年八十四皇太后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哭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周允元為鳳閣侍郎平章事卒贈具州刺史則天悼之不已為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為榮

狄仁傑為內史則天幸三陽宮曰王公百僚咸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及卒則天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左相顧琮為天官侍郎鳳閣寫臺平章事卒則天曰顧琮又經任使不幸殞沒准於前例雖不卒哀然朕以股肱之情深有悲悼今日特為不視事

姚元之長安中為鳳閣侍郎以母老表請解職歸侍言甚哀切則天難為之下詔曰忠為令德孝乃天經義著君親道存愛敬其或兼者不可美欵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兼檢校相王府長史同鳳閣寫臺三品姚元之自掖垣趨侍廊廟謀猷竭節盡誠謹言正議始終無替引益以多近以母氏衰老情兼喜懼在休沐之期闕晨昏之禮乞解所職以就閑養外奏內請志到詞勤宜遂懇情用敦孝道睠彼藩邸高選綱佐俾從梁苑之游以致藩園之樂可行相王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同三品玄宗初

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二年封梁國公食邑三千戶追舊勲特優異也又為紫微令後改名崇病瘖居于閭極寺黃門侍郎源乾曜奏曰姚崇氣力虛弱不能行步伐以軍馬事切欲得與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館特許家人視疾從之

李懷遠中宗時為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卒帝特賜錦被以為小歛仍為文以祭之贈侍中葬事務從優厚

魏元忠為尚書右僕射神龍二年八月表請歸鄉拜墓許之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因降手勅曰臨岐感愴深惻朕懷勉慎行鑣佇促還轡仍令宰相及諸司長官送於上東門外又給元忠千騎四人充其左右仍勅之曰但正直之士為邪佞所憎慮有不逞之徒知卿在路無備因茲射險忽肆兇枉萬一損卿追悔無

及縱加昂鑊何補於卿朕心以為憂明發不昧今故遣千騎四人緩急任卿駈使元忠及將還東都帝又幸白馬寺以迎之當時莫不榮羨

岑羲睿宗時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延和初遷侍中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寔錄以羲有功故有此命

魏知古玄宗時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獵于驪山之下知古上詩諫之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嘆美夫詩者寫其心懷諷諭君主楊雄羽獵相如上林率由茲道予向於溫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但慕前禽卿有箴規歌予不逮令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源乾曜為侍中張說為中書令開元十二年賜上考親製其詞曰源乾曜譽譽匪躬謙謙自牧正身率下直道事人無聞伐己之功每立致君之節顧問則出納斯允左右則啓沃居多德行可弥自宜升擢張說以道佐時以忠事主顏雖不犯常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並考中上十三年十一月封東嶽禮畢以乾曜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中書令張說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蓋以宰相之位佐于王化勒成岱宗時有寵也杜暹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十四年賜甲第一區廐一疋雜彩一百段賞功也

李元絃為戶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五年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持賜元絃及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裴光庭為侍中卒贈太師光庭與蕭嵩不協大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為克時人以為希嵩意帝聞之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

李林甫為右相天寶中任遇大重詔於大清宮刻石為林甫及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城東有薛王舊別業林沼幽邃當時第一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金銀珍玩甚衆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九載林甫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誣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帝登降聖閣遙視牽紅中招慰之林甫不能與使人代拜於席卒贈

大尉兼并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於平康坊之第

楊國忠為右相天寶十二載二月制加光祿大夫守司空兼右相仍賜音聲口十人銀器十事物一千匹一以加社稷之衛迺心彌諧一以資籌畫之勞推誠將馭俾勵為臣之節以彰任賢之美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初即位攝冢宰以襄疾乞表三日一入中書省許之十月庚申許間日入朝引見于延英殿矜老也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兩足帝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後薨命有司配享宗廟

裴冕為左僕射平章事冀國公杜鴻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衛國公大曆五年卒葬日並許百僚祖送於園門

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二年綰宿有痼疾居戩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扶入時羸革舊弊唯綰是瞻恩遇無二綰累坑䟽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殛帝每日發中使就私第存問又內出醫人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既中使在門以函問走馬入秦帝驚悼久之輟朝三日即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柩前冊授令及未歛詔曰王者之於大臣也存者寄其腹心均於支體參於軍國之重敍以陰陽之和亡則謀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祔以袂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

含元和身齊律度道光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
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後以孝弟傳於家外無車服之
容以貞實形於西代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萃之源以儒術
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郊廟簡廉其質奉職同休頃以任非其
才毒流于政爰登清靜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化既浹於朝右
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異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未如之
何方切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嘆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
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在家無疋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
賻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又詔宰相已上文武百官悉
就私第弔喪又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弔贈絹一千匹布三百匹
仍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

大歛與卿等悲悼恫懷宰輔賻賜思遇哀榮之盛近年以來未
有其比

常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三年正月特加九諧自朝議
郎至銀青光祿大夫仍封河內郡公寵近臣也

崔祐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謀猷啓沃多所裨益祐甫被疾肩
輿入中書卧而丞百或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及薨帝甚悼
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故事黃門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以祐
甫蹇有大臣節故特寵異

郭子儀為司徒中書令德宗初即位子儀攝冢宰進位大尉加
號尚父增實封通十為二千戶月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
芻穀弟及男子婚拜官者十餘人既疾病令舒王謨備禮省之

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
薨時年八十五帝聞之傷痛者久之為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
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罪足相承上以調三光
下以象五嶽允釐庶績鎮撫四夷体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
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增呂望之名維師贈周公之
位盛業可久歿而弥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尚父子儀
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如神昔天宝多難羯胡作
禍咸秦失險河洛為戎公能翼扶肅宗再造區夏國有患難勞
其戡定邊有寇盜藉其驅除安社稷必在於絳侯定羗戎無踰
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驚夷
狄而勞乎征鎮二紀于茲頃以春秋既高疆場多事罷彼旌鉞
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
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肓生病
藥石靡功人之云亡良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心流
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為尚父官協太師雖爵
秩則同而禮望尤重歛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
軾墓重文侯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
之礼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礼冊命贈絹
三千匹布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而詔特
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弔哭凶喪所湏並令官給及葬帝御安
福門臨哭送之百寮陪位皆隕哭持賜謚為忠武配享太宗廟
庭四年六月以子儀大祥賜絹五百匹命百寮赴哭貞元元年

正月以子儀附廟命太常給鹵簿博士贊儀

李晟為大尉中書令德宗嘗呼為大臣而不名貞元四年詔為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幃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九年八月薨德宗震悼出戶輟朝五日令百官就地臨弔賻布米粟有差命太常卿裴郁就第冊贈太師又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比大斂帝遣致書於柩前曰皇帝遣官闈令第五守進致誠旨于故大尉兼中書令平西郡王贈大師之靈曰天作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寔山岳之降靈引濟艱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平時定亂實賴元勳泊領上台克諧中外訐謨帝道協贊皇猷常竭嘉言以輔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將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患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勳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裔緒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意豈亡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申所懷得盡臨締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体朕意及葬德宗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常參官哭拜於路及晟祔廟令所司供火牢給鹵簿兼令禮官贊儀

馬燧為司徒侍中比平郡王貞元五年九月燧與大尉晟召見

於延英殿帝嘉其有大勲勞皆圖形於陵煙閣列於元臣之次
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于地帝親起之十一年八月
薨廢朝四日詔京兆尹韓皋監護喪事司農卿嗣吳王巖為予
祭使賻布帛米粟有差贈太傅仍令太常卿裴郁持節冊命及
葬又廢朝遣百寮於延興門臨送十三年十一月燧祔廟詔令
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并量給人夫

太常博士檢校趙退翁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八月
薨詔曰翼宣王猷德禮終始蕭何贊清靜之化柳莊為社稷之
臣永念忠勞厚其贈燧舉茲命數以寄哀懷故趙退翁体仁弘
義循法守正有絜矩之操有致君之誠素履彰其貞固黃中發
於事業文含大雅望重周行暢絕城之恩信整天臺之網轄啓

迪理本勤勞固均奉上見宣孟之忠居室聞宴嬰之儉許謨左
掖尽瘁五年常納誨以沃心每匪躬以經遠感疾未逾於信宿
殲良俄即於查冥震悼之深當宇流歎礼有旌飾峻其寵章追
崇保傅永慰宅宥可贈太子太傅所司備礼冊命賜布絹五百
端布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弔使

盧邁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邁中風疾令宰相
諧邁宅門疾

崔損貞元十二年諫議大夫平章事十二年轉門下侍郎平章
事損以父病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為醫藥十九年薨贈太子太
傅賻布帛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

杜佑檢校司徒平章事克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元和元年四月

詔授司徒依前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依舊典冊拜罷其使務所讓也二年正月告老表再上詔答曰卿量包乂大器茂中和事君推一德之誠與物全四時之信登于臺閣則万事問於胡公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卒其實行是可專徽頃者殷憂在辰摠錄攸重金柅作鎮群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惟賢是圖遽陳請老之章將輟弼予之道二三省覽良然為撫用捨之間慎重斯在謂邪志之難奪豈余衷之可移是用徵尚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机衷車優其筋力之礼卿宜起今已後每月之內常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異延於內殿沃朕虚心如此則居多暇辰退可吐納願志入參大政進可以摠息藩君灵

壽將置於上庠桑梓豈違於下杜卿仍以朕此意宜示百寮庶乎君臣作合之期乾坤交泰之義無媿前列永貽後昆致政之詞即宜断表佑每入奏事憲宗優礼之不名常呼為司徒七年詞以大保致仕且朝朔望帝遣中人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其年薨廢朝三日冊贈太傅

于頔為司空平章事元和五年三月詔依杜佑列一月三朝裴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和五年秋垪中風疾上甚嗟惜旁午致門至於藥餌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為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

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冬暴卒憲宗傷悼乂之遣中使臨弔常贈之外內出五百匹絹以恤其家

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長慶二年七月勅弘疾未痊平尚宜在家將息其俸料宜從勅下曰付所司支給其年十二月薨贈大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裴度為司徒平章事大和三年十一月加開府及實封度三表陳讓優詔答曰其開府聊且依請實封勿讓翌日文宗命中人王士元赴度宅問疾病諭勉再三度勉而受命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以鄭冲申奉策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獨在於安勉朕勤求至理所宜惟賢顧謏舊勞敢不加敬由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煩務時因聽斷誠望弼諧迂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

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噐為社稷之鎮才實邦家之楨故能祇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掃滌區宇爾則有出師珍寇之勲在穆宗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民之勤逮弼朕躬摠茲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咎繇之謀適值留侯之疾瀝邈牢讓備列於奏章塞詔下言動形於顏色果聞無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体力未和音容尚阻下有優崇之命孰彰寵侍之恩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蓄氣養神保綏福履為國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

國重事侍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仍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大和四年為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
度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
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已曲江宴賜群臣賦詩度
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
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
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故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
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宵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
無憚奏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薨上聞震悼久之令膳馮置於
炁座

孔緯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從僖宗自蜀還定京城迂門下侍郎
監脩國史又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歸宮進位
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人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
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
使昭宗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常昭度李谿帝以
大臣朋黨外交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疾
未任上路六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清真宮使修奉大廟弘文館大學士延
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駟騎郭從相望于
道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奏曰臣前時侍罪宰相智術短淺有
負弼諧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不望生叩玉階
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體雖有生意

都尽平居勉强御事猶踈况此厄羸寧勝重委因祚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帝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地次河中同州王行納入京師謀乱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先德里第贈大尉

梁韓建為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平三年六月大祖以建及薛貽矩每於案前有所敷奏頗協事機深加將毅各以贈帛賜之三年宣旨大保韓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閤稱賀即令赴朝餘特不用人示優禮也

薛貽矩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乾化元年五月丁亥大祖召貽矩及諸相對於崇勳殿帝曰軍旅之間朕自斷朝廷庶務實賴卿等協心翊佐待兵罷後事無大小一委中書當無暇食也各賜內厩馬銀其鞍轡衣一襲白金共千兩司空貽矩賜差厚二年帝發自東京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反薨帝震悼頗久命洛苑使曹守璫時弔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並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晉趙瑩為中書令戶部奏改瑩本貫革陰縣永化鄉為霖雨鄉臨高里為致君里桑維翰為相戶部奏改維翰本貫河南府河南縣未遠鄉為調鼎鄉樂善里為代天里給門戟十二枝門運初為樞密使中書令詔改維翰本貫河南府章善坊為賢相坊

馮道開運初以戶部尚書平章事詔改本貫定州安喜縣懷遠鄉為積善鄉萬善里為公台里

李崧為侍中詔改崧本貫深州饒陽縣富平鄉為秉鈞鄉通義里為調鼎里給門戟十二校七年丁憂制詔賜崧白藤檐子一以授起復官不欲令墨綾乘馬也

周王峻為僕射平章事廣順元年七月大祖幸峻第賜賚甚厚李穀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廣順二年八月丙辰穀墜堦跌傷右臂不任朝謁癸巳賜穀詔曰卿方秉國鈞實藉維持之效復兼邦計最為繁劇之司稍失區分便成壅滯雖近有傷損未復痊平宜疆扶持且就臨蒞無妨卧理仍放朝參勉卿忍苦之誠副我仰成之意大祖以國計事殷累宣諭令扶持視事穀辭以所傷未任趨拜故有是詔其復又詔入朝於參朝赴本司者事仍賜白藤肩輿二年六月勅穀本貫河南府洛陽縣清風鄉高陽里宜改為賢相鄉勲德里

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朝為相長吳初詔改本貫瀛洲景城縣來蘇鄉為元輔鄉朝漢里為孝行里晉天福為司空平章事詔給門戟十六校道嘗上表永退高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寵遇無與為比五年改道所居洛陽縣三川里為上相鄉靈壽里為中台里八年改為大尉鄉侍中里時道本貫瀛川陷契丹新加大尉侍中故以洛陽所居鄉里復旌改之周顯德元年為大師中書令卒世宗聞之震悼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

范質為侍中顯德六年四月世宗征閩南質以疾留京師詔賜質錢百万俾之市藥

鄭仁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世宗北征仁誨為東京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迴兼侍中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一十九

新刊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

宰輔部

識量

夫有識洞化源量包群品乃可以緝熙帝載弥綸庶務協夙夜有家之訓迪明哲保身之方矣歷代而下任道非一左右元后思皇永圖大則繫於安危次乃見諸逆順務全大体通適時變恢張紀律輔相物宜寬猛得於厥中終始貴乎經遠故能坐鎮雅俗宏宣令猷保國於永寧致君於無過豈與夫專任小智苟合時機阿上罔下齷齪叢脞者同日而語哉

周周公其子伯禽受封於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大公亦封於齊

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平易近民民必歸

漢蕭何為丞相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洵洵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曰又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曹參為相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

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

飲以醇酒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開謂有以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

如何從吏吏之常相從者迺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

之乃取酒張坐飲張設坐席而飲也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

掩匿履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大夫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

為豈小朕與言豈以我為迺為窋女婦試私從容間乃父也乃汝

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君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諫謂

空也自從其所猶怒而管之三百日趨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自出其間也

言也至朝時帝讓參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胡何也言共乃者我

使諫君也乃者猶參勉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帝

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

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

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陳平

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文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左相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臨朝問也勃謝不知問不知問天下錢

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帝欲問左

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

曰主臣惶恐之辭也猶今年死罪也又曰主陛下不知其駕下

使待罪宰相駕凡馬之稱非駮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遂萬物之宜遂由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也帝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

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

又欲強對耶於是絳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免相

而平專為丞相

丙吉為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予長休告長

休假令其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奸吏成其私

去職也然無所懲艾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接吏之名吾竊陋焉

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吏務掩

過揚善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閉者死復橫道清道時及群閉也

或有齋祀先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恠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過

令道路清淨

吐舌喘急息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

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聞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耿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体

王商為左將軍輔政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大言

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踐也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帝親御前

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

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

國水猶不冒城郭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

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訛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

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帝於是美壯商之固守

數稱其議而鳳大慚自恨失言

後漢李固為大尉與大將軍梁冀參錄尚書事梁太后臨朝以

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湏所懲諸王

侯到乃發殤帝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既亡人

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始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

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閹后兄弟及江京

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

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以法正為蜀群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

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覆擅殺毀傷已者數人
或諸葛亮曰法正於蜀群大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
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

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孝直正字

為之輔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

意耶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健剛猛直諸元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裏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

信正故言如此

費禕為錄尚書時大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有其才武

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

舉禕常裁抑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

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

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僥倖而決成敗於一

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吳陸遜為丞相時太子與魯王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

給侍全宗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

榮遇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古人之厚

忌也琮子寄果何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宗曰卿不師日碑

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琮不納後果致敗

晉王祥初仕魏與何曾荀顗並為三公時武帝為晉王祥與顗

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

國誠為尊貴然是謂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

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

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石鑿武帝大康末拜司空與中護軍張邵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大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大惧白太后令惠帝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

王渾大熙初迁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及誅楊駿宗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特兵特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体

王衍為大尉尚書令封武陵侯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議遷都以避難而衍獨賣車服以安衆心

王戎為司徒先是李含領始平中正被貶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為壽城邸閣督戎表含曾為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詔停

王道為中書監錄尚書事元帝尊號百官陪列命尊升御牀共坐尊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万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後道為大保與庾亮等共輔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且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詔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蘇峻既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温嶠議迁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

帝王必不以豐險移都苟引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
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比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
蠻越求之望實惧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
等謀並不行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
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
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元規若
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惧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
善事之於是綽問遂息

庾冰代王導為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冰
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導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
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時有為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

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

癸謨為司徒錄尚書事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大
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遺王室之
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吁濟六合於草昧若非尚哲
必曰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
才不副意畧不称心才單力竭智勇俱屈此乃韓盧東廓所以
雙斃也

何充為司徒錄尚書事加侍中

庾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
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亮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
戶口百万北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畧險阻周旋万里得賢則中

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恥懼不淺亮曰溫足能制之請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王彪之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欲更營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在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埏修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

謝安為尚書僕射揔閔中書安義朝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遣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及桓冲卒荆江三州並缺物論以謝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職桓氏處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守乃以桓氏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宋袁粲為中書監開府領司徒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万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特立一意則衆莫能改

後魏長孫道生大宗時為司空侍中每建大議多合時稅
伊馥文成時為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

唐魏徵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詣徵平理之徵性非習
法但存大体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李勣為司空永徽初高宗為侍臣曰今天下小事求之前史擬
之何帝中書令高季輔對曰漢之文景周之成康雖幾致刑錯
誠未擬今日北方遐遠並為州縣尋閱載籍未或前聞勣對曰
臣不讀寡聞淺識如臣所見能致天下大平四海無事者實在
於君若君正則百寮正百寮正則天下正故知天下安靜在於
陛下帝曰然若人君不踐正道則臣面從而退故如公言矣
長孫無忌永徽初以大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謂公卿曰

朕聞獻書之路莫有意可見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
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
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
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又聞所
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勉然聖化所
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
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不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

張文瓘龍朔中為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諸宰相以政事
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
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
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貴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

衆乃止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高宗嘗謂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爾朕嘗以秦法猶為大寬荆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惧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不由寬慢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惧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亦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位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望遠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為鳳翔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知王者設法數化不可以

太急且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謂仁政也又曰武遏寇雺無備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帝曰善宋璟開元初為侍中玄宗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頌為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為盛竊以鄭郊王等皆傍有古邑字臣等以類推謹條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体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均養百王仁令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平典有常度昔遠盜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為嫌美其得

又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玄宗稱
嘆久之璟又奏曰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但
碑所以頌德紀功披文相質臣在郡日課無所稱綴恭宣政理
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私見在樞密以臣光寵
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勅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
姓亦為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裴光庭開元中為侍中時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
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秘書省正字于休烈表投招諫願言曰
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乱華
所以革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臣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
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

夫以東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戡之書况西戎國之遠蕃曷
可貽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
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傳曰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仲尼云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惟罍與名不可以假人臣聞狄固貪婪貴貨
易土曷若錫之綺錦厚以玉帛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
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
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
入勅下中書門下議光庭奏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
盟約孤背國恩今則計窮求哀稽顙聖慈含育許其降和所請
書隨事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致也休
烈雖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帝曰

善乃以經書與之

柳渾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判門下省主吏曰當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守職宜委有司紛更撓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至辨豈慮無能况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注擬無退量者

武元衡元和初平章事憲宗甚礼信之詔遣浙西節度使李錡稱疾請鑿理至歲暮帝以問宰相錡請如騎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未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裴度元和中平章事時王稷家奴二人告稷換其父鐔遺表隱沒所進錢物既命鞠之留其奴於內伏又發中使就東都檢責其家財度奏曰王鐔身歿之後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檢責其家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於是亟罷其使而殺其奴

令孤楚元和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務清化源以分流品不親細事人皆稱之

李逢吉穆宗長慶中平章事汴州李齊叛詔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並至中書與逢吉及杜元穎同議汴州事先是公卿務苟安者多奉河北近事請授李齊以節帝將從之逢吉獨議不可以為河北之事盖有不得已者與河南固殊若又以節付之則長淮以南從此難制元穎與戶部侍郎張叔

將沮其議且確爭曰安有惜數尺之節而不息一方之性命乎
議未決適有宋亳穎三州刺史急奏既至皆請朝廷即別命師
穆宗大悅以逢吉議是立遣中使分往三州宣慰焉於是逢吉
請以將帥印綬徵李叡如朝以義成軍節度韓充乃韓弘母弟
寬厚得衆汴人懷之請移鎮大梁脫叡敢旅拒即徐許兩軍南
北夾攻之東倚滑臺之師而充入必矣帝皆從其議

常處厚文宗大和初同平章事急於用才酷嗜文李常病前古

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瑕亦為時所議時李載義累破

滄鎮賊衆每俘執多遣剗別處厚以恩喻之載義深納其言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

鄭覃太和末與李石同平章事有詔江西湖南以官健衣糧一
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相召顧手六覃等上言宰相上弼聖政

下理群司若忠政無邪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
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神得誅之臣等願推赤心以答聖獎
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前件衣糧並請勒停依前制
置只以金吾司手力充引從之

李石大和末同平章事時中使刘汀深田全操等六人自巡邊
迴馳入金光門駟騎奔驅訛言相驚云兵自外至兩省官及百
司官寮蒼惶散走至有不及束帶襪而乘者街衢百姓縱橫叫
譟塵坩四起時石與宰相鄭覃在中書迴顧人吏稍稍散失覃
謂石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今事勢不可知若堅坐鎮之
莫將或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或繼亂走將何逃任重
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覃然之石閱視文案沛然自若京城

不逞之徒潛備弓刀引首北望冀城門閉即恣行剽劫時自內
聯命閉門左金吾將渾陳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曰縱使有
賊閉門不難請徐觀之至於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微石與君賞
已及亂矣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城中同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
識者皆與引用本朝衣冠履行浮蹀者必抑而鎮之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

不送之徒... 既閉門不唯請徐... 已及此矣... 用馮道物仕後唐天... 識者皆與引用本朝...

冊府元龜



